

冯蜂鸣◎著

宝钗便笑道：

「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太太去。」

贾母听了，便说了一段看似很得体的话：

「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当日我像凤丫头这么大的年纪，比他还来得呢。」

其实，这贾母也过于地老奸巨滑了。

方才，宝钗公然直呼凤姐为「凤丫头」，「凤丫头」是你宝姑娘叫的吗？按正经礼数，你不称「二奶奶」，也得喊「凤姐儿」的。是呀，李纨曾是这府叫过的，可人家是贾府里明媒正娶的珠大嫂子，你病那宝二嫂子的名份，还差一截儿不是，哪里就该你叫「凤丫头」呢。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些，故此，贾母刚才还叫凤姐「猴儿」，这回子便很有些扎实地称她「凤丫头」了，这就是要你宝姑娘听听呢。

冯蜂鸣探索《红楼梦》

宝黛钗恋情内幕





冯蜂鸣◎著

冯蜂鸣探索《红楼梦》

宝黛钗恋情内幕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峰鸣探索《红楼梦》: 宝黛钗恋情内幕/冯峰鸣著.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634-516-7

I. 冯... II. 冯...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6768 号

著 者 冯峰鸣
责任编辑 葛玉莹
装帧设计 路渊源

冯峰鸣探索《红楼梦》: 宝黛钗恋情内幕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23466

发行部 (0531) 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tscbs.com

电子信箱 tscbs@sohu.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965 × 1270mm 大 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千

插 页 18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80634-516-7

定 价 28.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自序

《红楼梦》里有许多的谜，它与《风月宝鉴》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

雪芹年轻时，曾作得一部《风月宝鉴》。那是他受《金瓶梅》启发，专述公子、小姐、贵妇们的风月之事的。又受《西游记》影响，作得人物性格鲜明单纯，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亦是极好看的。

及至雪芹人到中年，阅历学识，智慧才华，均有大变之后，即对《风月宝鉴》深感不满。遂将其情节全然拆碎，以新的识见，增入新的人物，重新结构。这才制作出先称《石头记》，后名《红楼梦》的这部千古经典。

文学作品毕竟是各有个性的。只要《风月宝鉴》的人物或章节，搬入来的，就与《红楼梦》不甚吻合。只有雪芹重新改写一遍的，方才前后相谐。如今分析起来，《红楼梦》便有三个面组成：

新写的人与事；

经过修改的人物与情节；

《风月宝鉴》的原稿。

原稿与新稿，有三个要紧的区分：



原稿的人物均有几分淫荡，新稿的人物均有如许的诗意；
原稿的文字古朴而泼辣，新稿的文字典雅而清新；
原稿的情节曲折有趣，新稿的细节韵味无穷。

因此，顽童闹学堂，秦可卿之死，毒设相思局，得趣馒头庵，贾琏与多姑娘、与鲍二家的，赵姨与贾环，鸳鸯抗婚，偷娶二姐，三姐自裁，谋害二姐，痛打薛蟠，金桂搅家等，均为原稿。

原稿中无大观园，只有东府的会芳园。

原稿的主要事件发生于东府。东府是“敕造宁国府”。当时，贾琏、熙凤就是东府的人。宝玉曾有大哥贾珠，所以他是“二爷”，贾环是“三爷”。现今的贾琏，可是贾赦的独子，却也是位“二爷”。岂不是怪的？所以，贾琏原是贾珍的亲弟。熙凤大闹宁国府，对贾珍妻子尤氏满口里说的——“我来了你家，干错了什么不是”，“给你弟弟娶亲我不恼”，“嫂子的弟弟是我的丈夫”——也俱是亲妯娌的口吻。

贾琏、贾瑞这一代人，原本也不是“玉”字辈，因丫头中有珍珠（袭人）、宝珠、瑞珠，奴才是不能与主子“同辈”的。何况珍珠、宝珠、瑞珠，还犯了贾珠的讳，宝珠也犯了宝玉的讳。

那时的贾琏，叫“贾二舍”。新稿中还有个漏网未改的回目，“贾二舍偷娶尤二姨”。根据回目还可获知，贾瑞原叫“贾天祥”。

新稿对人物修改最重的，是宝玉与熙凤。

这二人在原稿与新稿中，均是主要的。这便使这两个的性情，变得复杂起来。宝玉既有惜香怜玉，敬重女子的一面，又有荒淫放荡的一面。熙凤既有脂粉英雄的一面，又有残暴狠毒的一面。这二人的正面形象，均是新稿赋予的。

宝玉在原稿中，年龄比现在大得多，是个青年。因此可以与秦钟、柳湘莲、薛蟠、蒋玉菡等，玩那同性恋的勾当，并经





常与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幽会。

这云儿自然也是原稿中的。若是新稿才有的，雪芹就断然不会让她与湘云重名。黛玉她们就时常称呼湘云为“云儿”。

那时的宝玉，还是个当官的。秦钟死的时候，“鬼判持牌提索来拿他”。宝玉来了，秦钟便要求鬼判放他回去见见宝玉，鬼判慑于宝玉的权势，说着“天下官管天下事”，便放回了秦钟。宝玉这个做官的，连鬼都知道。

熙凤现在不识字，在原稿中，却是读过书的。

她巧赚尤二姐那时，说的话就很文雅：

“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爷错会奴意”，

“使奴有冤难诉，惟天地可表”，

“若姐姐在外，奴在内，虽愚贱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

.....

原稿中的熙凤，本是个心狠手辣的荡妇，她与宝玉、贾蓉、贾瑞，均有床第之事，新稿一一作了剔除，但也仍有痕迹可见。

熙凤和贾瑞，原本就有过闺帷交往，因为熙凤厌弃了他，这才将其置于死地。新稿中，二人在会芳园相见时，贾瑞说的“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就分明隐含着一段往事。否则，只是因为远房小叔子向嫂子示爱，熙凤就必以除之而后快，也是十分不合逻辑的。

熙凤协理宁府，正办着丧事，宝玉就来“便猴向凤姐身上”，熙凤说，“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得住揉搓。”在这种时候，二人都这样。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那时，熙凤和贾蓉当着刘姥姥的面，就互相调情。那种放荡，也真就是肆无忌惮了。

原稿中，熙凤与上述三人的风流韵事，必定是比现在的贾琏偷情，还要多的。便是熙凤与贾琏的床上之事，原稿也是颇多篇幅的。如现在的回目，明明是“贾琏戏熙凤”，内文却写



得极少极淡。这也是改削的结果。

简单说来，所有大观园内的戏，减除“魇魔法”这一手段，减除栊翠庵喝梯己茶的部分情节，添加上曲演红楼、双玉探钗、静日生香、宝钗点戏、金钏儿之死、大承鞭笞、祭奠金钏儿等，即是《红楼梦》新稿所为。除此，所有大观园以外的戏，多属《风月宝鉴》原稿所有。

若按人物而论，大观园里的女儿，如黛玉、宝钗、湘云、探春、晴雯、袭人、芳官、龄官等，便均为新稿中的形象。正是她们身上，现出了红楼特有的魅力。所以，便是将《红楼梦》新稿，称作《大观园》，也是使得的。

妙玉、李纨、香菱，是旧稿即有，新稿又为她们增加了诸多情节。

尽管雪芹早已将通部红楼，视为一体，但我研究红楼，还是钟情于新稿，而兼及旧稿。我出于偏见，对个别红学家无视大观园内的主要情节，两眼直盯着贾府，甚至以雪芹的曹府，来解析贾府的作为，向来是既不苟同，亦不恭维的。

所谓宝黛钗的恋情这条线，既属新稿的主线，又是极重要的红楼之谜。所以就极大地吸引了我。整整二十年来，我未做宝玉说的“禄蠹”，却实实在在地做了红楼的书蠹。钻在里面，朝思暮想地要获得这个谜底。

起初，红学家谆谆告诫咱们的经典之说，竟是指路明灯的一般。他们说：

宝钗极富教养，具有传统文化下的完美人格，是个道德完善的人；黛玉只是比别人会做几首小诗，并未闻得君子之大道。

宝钗豁达大度，稳重宽容，深明事理，端庄贤慧，从容大雅，热情周到，黛玉口尖量小，尖酸刻薄，不明事理，无事生非，锋芒毕露，喜怒无常。

宝钗是大家闺秀的举止；黛玉是蓬门小家行径。



对待宝玉，宝钗总是远着他，黛玉却多心多疑，拈酸吃醋

.....

甚至有人宣言，宝钗是完人，是贤女子的典范，黛玉是第一个可杀之人。

当初，我自是信以为真的。

可我却有个毛病，便是圣人的圣言，只要得不到印证，我便偷疑。久而久之，红学家的教导，就让我由疑惑而寻觅，由寻觅而求索起来。再加之诸多学者的高见启发了我，最后终于发见，红学家的经典之说，有许多是必得要倒个个子的。

但我仍不敢，轻举妄动地就放什么厥词。结果我遇到了数位女子，她们竟是异口同声地由衷而言——“喜欢宝钗”。且她们，均是黛玉般的风流袅娜，湘云似的光风霁月。这就使我芒刺在背了。一旦我亲闻亲见的这几位女子，果有见贤思齐之心，竟是跟着宝钗学了起来，原比黛玉更痴、比宝玉更呆的我，岂不要仰天大叫：

“神天菩萨，雪芹兄真真坑死人了！”

然而细细一想，这又哪里是雪芹的错。人家只不过，使用了文学园林里最高境界的含蓄笔法，如酿酒一般，以其生命之魂酿出了一坛老酒。宝玉的通灵宝玉，可以让宝钗托在手上看个究竟。老酒的味道，却无法令人言明——香是什么香，苦是什么苦，辣是什么辣。因此上，读者的仁智各见，也就在所难免了。但雪芹的本意与用意，咱们还是应该明了的。

西方一位著名作家，回答采访者，为何要写作时说：

“我少年时代，有位漂亮女教师，弯腰为我辅导。我从她的衣领处，看到了美丽的乳房。”

美的召唤，原是可以成就一位作家的勇气与灵感的。

我自是不能与之相比，但我却由那几位女子的美风美韵中，越添了几分呆意。实在不忍看到她们，将雪芹暴露与鞭挞的假、恶、丑奉为楷模，甚至尊为理想人格。故此，我便要以





苦读红楼二十年之所得，作弄起这篇书稿来了。

本书有三点，需要首先交待于读者诸君：

一、宝黛钗之恋情，原是镶嵌于繁复事件之中的。今儿，我便要将其剥离出来，且沿着原书的次序，与诸君慢慢地一路商谈而来。

二、为探讨雪芹原稿八十回以后的要紧事件，本书论证了雪芹自断于八十回，这一未见有人道及的事件。

三、以我之见，论出了八十回以后，宝黛钗的恋情结局。

另有一事，亦属必须道出。

泰山出版社总编辑葛玉莹先生，知我多年的红楼情结，遂垂询书稿等事。我于申谢之时，函呈书稿。先生很快即回电，决定付梓，同时教示善策：

将我有关红楼的其他见解，以短文形式做成“书中书”，同飨读者。

我当即拍案叫妙，即刻遵嘱而行。倘若读者诸君，对此或有认同，当感念玉莹先生超常决策。

根据玉莹先生安排，我诚邀中国画画家贺光泽先生，专为本书插图。于此一并致谢。

是以为序。

冯蜂鸣

2005年10月于青州



目 录

001 自序

001 第一章

017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53 第四章

071 第五章

086 第六章

104 第七章

122 第八章

138 第九章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书中书：《打开红楼的一把钥匙》

『两句话是一对儿』

书中书：《大观女儿的名字来历》

『为的是我的心』

书中书：《宝玉生日之谜》

『每日家情思昏昏睡睡』

书中书：《黛玉葬的什么花》

『陪着林妹妹走一趟』

书中书：《太虚幻境与大观园》

『不是冤家不聚头』

书中书：《大观园里的春夏秋冬》

『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书中书：《四美人儿之象征》（一）

『我偏说是木石姻缘』

书中书：《四美人儿之象征》（二）

『你跪下，我要审你』

书中书：《四美人儿的一字特征》

160 第拾章

『谁知他竟是个好人』

书中书：《黛玉猜的一个谜》

177 第拾壹章

『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

书中书：《黛玉制的一个谜》

196 第拾贰章

『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

书中书：《黛玉与湘云》

215 第拾叁章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书中书：《『宝钗』与『莺儿』》

230 第拾肆章

『再办咱家的那些妖精』

书中书：《探春为何不认亲娘》

253 第拾伍章

『我也该家去歇息了，明儿再见』

书中书：《奇异的人名组合》

270 第拾陆章

『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

书中书：《宝玉戴的宝玉是什么》

285 第拾柒章

『也都该散了』

书中书：《秦可卿之谜》

303 第拾捌章

『你死了，我作和尚去』

书中书：《〈红楼梦〉与〈水浒传〉》



第 壹 章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话说那石头城里的荣国府，这日由扬州迎来一位髫龄小女。

这女孩儿丰神宛若小仙子，姿态娉婷，文采飞动，形容举止一派天然的超尘绝俗。她走出轿帘，方进入房，便有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经人搀着迎上来。那老母未及女孩拜见，便将她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当时地下侍立的众人，亦无不掩面而泣。偎在贾母怀中的女孩儿，更是哭个不止。

这女孩儿便是那终生好哭的林黛玉。

雪芹在此之前，就讲述了一个极为典雅，极富诗意，又极具神话色彩的故事：

“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



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

成为仙子之后，她内心深处，“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

于是，她下凡的时候便道：

“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还他……但我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这个绛珠仙子下凡之后，就是林黛玉。神瑛侍者便是贾宝玉。

正因了黛玉是“天地精华”造就的，所以这个林妹妹，便自始至终都那般的仙子气息，超凡越圣，清醇灵慧，率真天然，朴素里尽透高雅，耿介中隐含深沉，虽是身居现实的贾府，却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一尘不染，体现着人类之中，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

雪芹首先讲述的这个神话故事，也分明是告诉人们，红楼一书的主旨就是：

刻绘与展现这个凝聚着“天地精华”的灵魂；

演绎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缠绵之情，即表现宝黛情爱。

至于贾府的兴衰，纷纭复杂的各色人物及各色矛盾，只不过是宝黛主线的背景而已。

谁知，竟有一位老红学家，极力推行说：

红楼的“一号人物”是王熙凤。

可知这是彻底的误会了。

黛玉来到贾府，是因母亲贾敏病逝，外祖母念及外孙女儿无人依傍，便命黛玉来京，随她过活。黛玉从前曾听得母亲说过：

“外祖母家与别个不同”。

这个“不同”，无非就是非寻常可比的富贵荣华。在她刚刚



第一章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下船登轿，看到那来接她的几个三等奴仆，“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之时，就想到“何况今至其家”的情景，于是她便告诫自己，不能被人耻笑了去，今后定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能“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

然而，天底下所有那真性情的人物，纵使自己设计下的规范，也只是一张蜘蛛的网子，那是连雏鹰的翅膀都挡不住的。

却说贾母老年丧女，如今与外孙女儿黛玉一经相见，就由不得伤心感怀，涕泣起来。

待众人慢慢地解劝住了，黛玉方向外祖母施礼叩见。

贾母又一一指与黛玉，拜见了大舅母邢夫人、二舅母王夫人、珠大嫂子李纨。而后，迎春、探春、惜春三位姊妹、琏二嫂子王熙凤等，均逐一见过。

在黛玉与三春姊妹相见之后，贾母又伤感地说道：

“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也不能一见，今见了你，我怎不伤心！”

她说着，又搂了黛玉在怀，呜咽起来。

这时的王夫人，自是禁不住有些思绪的。当年老太太疼爱贾敏的情景，王夫人必是见过。从今往后，老太太这些孙辈的女孩儿，所疼者只恐是又唯有黛玉了。过不了几年，黛玉及笄将嫁之时，老太太会做什么想呢？王夫人作为一位儿子的母亲，早在儿子孩童之时，就思虑其婚事，原是必然的心曲。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有个叫做晴雯的丫头，本是赖大家买来的，后来送给了贾母。贾母觉得她模样也好、针线也巧，就将她与了宝玉。贾母的意思是，“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也就是要让晴雯为宝玉做妾。

宝玉尽管还是小孩儿家，老人们已是虑及他将来的大事了。

再说大家见过黛玉之后，“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黛玉自己亦道：



“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

谁知，贾母听得黛玉说，“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便接道：

“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人参养荣丸，乃人参、肉桂、茯苓、白术等名贵药物蜜炼而成。黛玉吃起来，自是长期不断的。老太太明知如此，却偏命人在自己的药里“多配一料”。她对黛玉的分外疼爱，顿时就显出来了。

一会儿凤姐来了，她虽是个“少说也有一万个心眼子”的，但毕竟还是年纪轻，阅历浅，思考不到她姑妈王夫人那样的深度。所以，她见过黛玉后，就只顾去讨好老祖宗，而全然不知王夫人的心思，于是携着黛玉的手，“细细打量了一回”，便极力称赞道：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凤姐首先夸赞黛玉，是她第一次见到的天下最标致的人物，接着又说，竟像是贾母嫡亲的孙女，这就等于说，贾母原是标致人物了。如说，凤姐让老祖宗极受用的这两句话，多少有点夸张，那么，凤姐又说老祖宗口里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黛玉，那就让王夫人极不受用了。

黛玉模样又好，待人接物又不俗，老太太又这般疼爱她，这凤辣子偏又在推波助澜……王夫人的心，可又如何平静得了。她的长子贾珠，芝兰早摧。她已是五十岁的人了，通共只剩了一个宝玉。宝玉便是她的此生唯一一个倚靠了。那孩子又是娇养惯了的，又顽劣，又喜在内帏厮混，一旦与黛玉处常了，有些和睦了，老太太又极是喜爱他两个，只怕生出什么事来，就是难免的了。





于是，这王夫人就未免有些酌量了：

黛玉这孩子弱不胜衣，自会吃饭便吃药至今，又总未见效，这就像是患了不治之症的一般，日后哪里是个顶得起的。再者说了，这贾家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俺王家是“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找金陵王”的，老太太的史家是“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她林家却是寒酸书生，且又“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如何再与这贾家作得起亲？若说我们家已不是先时的光景，内囊却也有些尽上来的意思，这便更不能去想那黛玉的事了。她自身的体格，她家庭的根基，竟没有一面是我们家日后靠得住的。

谁知，凤姐竟是全然不懂王夫人的心，竟是进而携了黛玉的手，对她说：

“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婆子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

王夫人望着侄女这副在黛玉面前当家主事的气派，心里自然是有些吃味儿。于是就要让她明白，这个家本是我说了算的。你只不过是个受我支使的。今后莫要忘了，与我保持一致。再这样混搅，我可不依你！所以在凤姐亲自为黛玉“捧茶捧果”的时候，王夫人便突兀地插进一句话来：

“月钱放了不曾？”

凤姐赶紧回答“已放完了”，随之又回禀，奉太太之命找缎子，为黛玉裁衣裳的事。王夫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式，继续敲打她：

“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

凤姐也许这时就有些醒悟了，要想越过太太去，那是不可以的。于是赶紧谦恭地说道：

“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



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

听到此处，王夫人似是心里说：你知道按我的意思去做，知道凡事都要等我“过了目”才行，那就对了。

这时，王夫人方才“一笑，点头不语”。

至于王夫人“回去”过目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内侄女嘱咐些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自此以后，凤姐对黛玉的态度，可就与这回大不相同了。

王夫人拿住了凤姐之后，当然还要向黛玉做些功夫的。她在黛玉尚未见到宝玉之先，就谆谆地告诫起她来：

“只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一玩笑，都有尽让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了。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说过这些，王夫人尤感不足，继而又道：

“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心里一乐，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睬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

日后表明，王夫人说的“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和他多说一句话”，“便生出多少事来”，这才是有天无日的事呢。哪一个姊妹，不是与宝玉既亲近又亲热的？王夫人这两段话里，最紧要的还是这——“你只以后不要睬他”，“所以嘱咐你别睬他”，“只休信他”。

王夫人思虑得着实周到，用心也可谓良苦，然那日头出不出，便不是谁人情愿不情愿的事了。

当然，按照贾府的一切规矩来改变自己，并且“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也确是黛玉的初衷。就在王夫人告诫黛玉之后，紧